



闯江湖

◎唐文胜

人到中年,涉世53载了,至今仍时常想起我15岁的“壮举”。

那年念初三,与金庸小说“打”得火热。为了一睹武当山众武侠们的风采,我辗转3个租书店专门借全《倚天屠龙记》,一口气读完,最后悟出武学之“精髓”:非世外高人相助不能成。我向朋友借来钱准备去寻访武功大师,并要他们替我保密。走前,我还较“懂事”地给读高中的姐姐留了信,叫她不要费劲找我,想我时就构思将来与身怀绝世武功的弟弟相逢时惊喜的场面。

我义无反顾地奔向了《倚天屠龙记》中所说的神秘武当山,虽然当时中考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。姐姐得到我的信,回家向母亲哭诉,听说娘俩哭成一团,父亲只好说:“他大了,能写会算的,不会出啥事。出门闯荡一下也好。”不过,他马上通知亲朋好友,兵分几路沿途搜寻。

江湖有多大我没丈量,武当山究竟有多么神奇我也不知道,走出学校,我那主宰江湖的豪情荡然无存。我挤火车、宿车站、啃方便面,迷迷糊糊地到了武当山麓,挤入游客行列。武当山中峰奇岭秀、青云氤氲、泉水清澈,游客兴致极高,我却在一路打探“世外高人”的踪迹,人们的摇头茫然,在我焦灼的心头撒下了更多的渺茫;也有人说,武当山中的山顶小洞内有造诣极高的道士。重重叠叠的武当群山,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,到哪辈子才能用双足踏遍每道沟沟壑壑呢?我徘徊在异乡小镇,捏着口袋里几元汗津津的钞票,却不敢有喝饮料的奢望;旅馆里每个铺位两元钱,我却很现实地想到两元钱可以买多少馒头……我继续流浪着,企图找到一个不起眼、能够避风的角落,暂时蜷缩一夜。

“鸡仔子!”(我的小名)我怀疑是梦中听到,抬头看时,竟是舅舅,我顿时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,就像一个在茫茫大海中挣扎的绝望者抓住了救生圈一样,眼泪哗哗地从我这个梦想成为“少侠”的少年脸上滚下来。

我被完整无缺地带回到母亲面前。母亲紧紧地搂住我,也不顾忌有那么多围观的乡亲,哽咽道:“我的儿,以后别这么傻了!”

“外出闯荡一下也好,下次去记得给我们先说一下,别让大家牵挂了。”父亲话说得很平淡,我却感觉很涩。父亲两鬓的华发告诉我:我外出10天,父亲过了10年。

闯荡江湖,最挂念自己的永远是父母。

黄老太真能喊

◎鞠志杰

黄老太是70岁时搬到我们这里来住的,她儿子和我是多年的邻居,大家处得不错。

那年,黄老太刚没了老伴。她儿子刚过40岁,夫妻俩非常恩爱,有一个女儿小丹,上初中。

老房子出租,房租儿子收。黄老太说得好:“这是我的生活费,但房产证不能给你,得看你表现。”那意思是如果你若是不孝顺,甭想得到房子。

我们常听到黄老太高声训斥儿子儿媳,但他俩却没一个敢顶嘴。这样的好处是只听黄老太一个人在喊,往往喊了一会儿就没意思了,便自己噤了声。黄老太的嗓门可真洪亮,就像是女高音歌唱家,中气特别足。他们家住3楼,黄老太一嗓子,犹如在半空中炸了个雷,隔3个单元几十米外的住户恨不能也听到,我们就更不用说了。我悄悄问过邻居:“你妈咋那么大嗓门啊?”他无奈地摇摇头说,没办法,她是纺织厂退休的,在车间说话全靠喊。

那黄老太天天都喊些啥?其实可简单了,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比如,早晨儿子进了卫生间,时间长了些,黄老太就喊上了:“还不

出来,还不出来?你都进去半小时了。”注意,这个“还”字发第四声,声音喊出来后向下坠还加重,因而格外响亮。

要是到了星期天,喊得更多。为什么?和小丹对喊。别看儿子和儿媳怕她,孙女这种新生代却不怕。有时,这一老一少喊起来就是一阵子。黄老太喊:“边玩手机边写作业,还有个写好!”这个“还”字仍发第四声,而且,黄老太特别爱说这个“还”字。经常说的短句子有:“还让不让让人活了!”“还有个章程没?”“还听不听话!”那边小丹也跟着学:“还让不让让人写作业了?”“您老还有完没完?”那腔调竟然也有点像黄老太,这基因可真强大!别看小丹这么喊,黄老太却不生气,只是跟她对喊。黄老太也从来不骂人,喊出来的句子没有一个脏字。

黄老太极少出门,也不跟邻居们一起玩。我们家里的老人喜欢在小区亭子里打麻将、打扑克或者到小广场跳舞,但黄老太根本不往前凑。她每天也出来溜达一会儿,但通常都是早上,到早市买点蔬菜回来,买回菜便开喊:“都几点了?还不起

床!”这个“还”字仍是发第四声。

就这样,黄老太喊了5年,喊得小丹都上了大学。小丹一离家,没有了对手,黄老太喊得少了。虽然少,但仍是喊,从不间断。

直到有一天——

那天,我们听到黄老太家传来婴儿响亮的哭声,那哭声格外嘹亮,甚至超越了黄老太。也是怪,自从有了婴儿的哭声,黄老太就再也不喊了。

又过了些日子,黄老太抱着一个胖娃娃走到邻居们中间,那叫一个喜笑颜开。黄老太逢人就说,儿子儿媳孝顺啊,让我也抱上了孙子!

我是知道的,因为她儿媳是高龄产妇,在家保胎8个多月,一直悄悄地不声张。所以直到生了,人们才知道。

去年年底,他们家又传来喊声,是小丹:“啊,你个小东西,还哭,还哭!”原来,小丹学校提前放寒假,她回来了。

这时,久违了的黄老太的喊声破空而来:“还真胆肥了呢!我看你敢动你弟弟一个指头……”这个“还”字,还是原来那个味道。



重现

◎人海

初春,正是野荠菜肆意生长的季节。我回到南通老家,院子里的菜地里,以及水泥地与菜地之间的夹缝间,长满了或疏或密的野荠菜。一株株茁壮的野荠菜,或大或小,锯齿般的叶片展开,洋溢着春天的朝气。

对着因为我的归来而开怀的母亲,我说,妈,给我把镰刀、一个篮子,我想挑点野荠菜。

母亲很快拿给我。我脱下外套,从打开的车窗直接放到后排座位上,也只有在家乡的院子里,我才能放心地摇下车窗。

我像探寻科研成果的技术人员,蹲着身小心地往前探去,有时找到不少荠菜,有时又没有,有时又太小。母亲说,让它们再长长好了,去地里挖吧。

母亲说的地里,是院子里的一小块,那里有她撒下的荠菜种子长出来的荠菜。那种荠菜,和那些野荠菜长相完全不一样。前

者细嫩颀长,一副根正苗红的样子,而后者颜色较黑,显然是历经风霜。

我说,我还是去后院看看吧,可能那里有野荠菜!

我一路在树林中穿行,用镰刀拨开被散落枯叶罩住的土地,低头小心地翻看。裸露的土地中,只能看到一株株的野菜,并没有野荠菜。穿过了那一大片层层叠叠、几乎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林后,是一块田埂。小时候,我在河对岸自家的田埂里挖到了好多好多的野荠菜,越挖越兴奋、越挖越来劲,完全顺着野荠菜生长的方向走。偶尔,我因为挖得累了,直起腰,抬头看到的是一望无垠蔚蓝蔚蓝的天空。而当年那处田埂就在眼前,我找寻了一大圈,居然没找到一株野荠菜。这是什么情况?有几分失望,也有沮丧。

往回走时,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,从家的西侧方向走,途经宽阔的水泥路,路面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。院门正对着水泥路,路旁的菜地里,我看到了一株株长势喜人的野荠菜,它们像一朵朵美丽的花儿朝我招着手。我拿着镰刀、拎着菜篮子走进地里,蹲下身去挖。一辆接一辆的汽车从身边驶过,带起了一阵阵风,母亲说,太危险了,还是到院子里来挖荠菜吧。

我摇摇头说:“没事的,妈。”我继续蹲下身去挖野荠菜。

突然,我的脑子里好似震了一下:同样的话语,多年前我说过。母亲说,留下来吧,南通再怎么小,离家近,照顾起来也方便些。你爸把工作都给你找好了。我摇摇头说,没事的,妈,你还是让我去上海闯闯吧。

我放下了镰刀,有一会儿的静止和沉默,抬头看了眼站在院门口张望的母亲。这些年,母亲老了,真的老了,而我又身在上海,虽然就隔了条长江,却犹如天堑般,每年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我低低地叫了声妈,马上哽咽了。